

> 美食

二姐做的腌豆腐

□ 杨树荣

入冬后,寒风起,又要到做腌豆腐的时间了。这让我想起了鸡足山下的老家沙址,二姐做的那罐浸透了山水灵气的腌豆腐,那是刻在我记忆深处的味道。

二姐做腌豆腐,慢工出细活,每一个环节都透着白族妇女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。选材上,黄豆必须是颗粒饱满、色泽鲜亮的,这样的黄豆磨出的豆腐才够细嫩、够香浓。做豆腐的水,要用从鸡足山上引来的山泉水,那水经岩层过滤,清冽甘甜,没有一丝杂质。用这样的水点出来的豆腐,自带一股天然的清甜。辣椒要选本地的红辣椒,辣味醇而不燥。花椒、生姜要选上好的,食盐选粗盐,油要用本地压榨的菜籽油,酒也要本地的玉米酒。每一样食材,二姐都要亲自挑选、细细甄别,仿佛在挑选稀世珍宝。卫生方面,二姐更是讲究到极致。做豆腐、霉豆腐、腌豆腐所用的器具,从大的陶罐、木盆,到小的竹筷、勺子,都要提前用沸水烫洗,再放在阳光下暴晒晾干,确保没有一丝油污。每次准备器具时,二姐都会戴上干净的手套,小心翼翼地擦拭、晾晒,那神情专注得仿佛在进行一场仪式。

二姐严格遵循长辈传下来的规矩,一道程序都不能省。泡黄豆、磨豆浆、煮豆浆、点豆腐等环节环环相扣,她都认真对待。一直到把豆花舀进铺好纱布的木模,用重物压制挤干水分,做成紧实细嫩的豆腐,再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。最关键的霉豆腐环节,二姐自有门道。她把切好的豆腐块均匀摆放在干净的竹筛子里,每块之间留出空隙。然后把竹筛子放进温暖湿润的地方。二姐说,霉豆腐的关键在于“控霉”,既不能让霉长得太少,也不能让霉长得太旺,要的是那种薄薄一层、细密均匀的白霉,这样发酵出来的豆腐才够香、够嫩。

到了配料和腌制环节,二姐的手艺更是炉火纯青。她把晒好的红辣椒、花椒舂成粉末,洗净晾干的生姜切成细细的姜丝,再和粗盐、酒、油等调料混合拌匀,

搅拌时动作轻柔而有力,确保所有调料都充分融合在一起。接着,把长好白霉的豆腐块放进调好的调料里,轻轻翻滚,让每一块豆腐都均匀裹上一层调料,白色的霉裹着红色辣椒末、黄色姜丝,色彩已然十分诱人。然后,二姐小心翼翼地把豆腐块码进陶罐,码放时松紧适度,既不松动也不挤压,直到所有豆腐码完,最后再淋一层菜籽油,确保油面刚好没过豆腐,隔绝空气,让豆腐在罐子里继续慢慢入味。封口时,二姐用干净的食品袋盖住罐口,系紧绳子密封,最后把陶罐放进地下室,交给时间慢慢酝酿。

二姐今年76岁了,是个心灵手巧的白族妇女。这腌豆腐的手艺是年轻时跟着母亲学的,一晃几十年过去,母亲早已不在,但二姐把这门手艺完整地传承下来。如今她做的腌豆腐,色泽诱人、味道醇厚,和母亲当年做的一模一样。我想,那是刻在基因里的味道,是无法复制的乡愁。

在我的家乡沙址,腌豆腐不仅是一道土特产,还是饭桌上不可或缺的风景,更是衡量家庭主妇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。每当家里来客或逢年过节,饭桌上总会摆上一小碟腌豆腐,金黄色泽、浓郁香气,瞬间勾起食欲。家乡人常说,看一个主妇会不会过日子,就看她做的腌豆腐好不好吃。

随着鸡足山旅游业的发展,二姐的腌豆腐也走出了家乡。二姐的儿子在山脚下开了民宿,来往游客络绎不绝。每次有游客住宿就餐,二姐都会上桌一小碟自己做的腌豆腐,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尝过之后赞不绝口,不少游客临走时,都会特意买几罐带回家分给亲友。每当这时,二姐就笑咪咪地拿出干净玻璃瓶,小心翼翼分装、用麻绳系好瓶口。看着游客们满意离去,二姐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她没想到,自己一辈子做的家常味道,竟能得到这么多人喜爱,这让她无比自豪满足。我也为二姐感到自豪。

> 闲话

孔雀蓝情结

□ 白楠

小时候,父母带我去昆明动物园玩,碰巧遇上孔雀开屏。只见头戴“皇冠”,披一身蓝色羽毛的蓝孔雀,翘起长长的尾巴像花儿一样展开成如“月”似“扇”的尾屏。面对蓝孔雀开屏的美丽场景,我看呆了,惊喜地说:“这蓝孔雀太美了,我长大了也要像它一样展翅开屏。”

后来我渐渐长大,一些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淡化了。可唯有蓝孔雀的形象始终像一枚种子埋藏在我的心里。在省外读大学时,只要有人提及或在电视里见到蓝孔雀,我就会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,想再次到昆明动物园,或跑到孔雀之乡——西双版纳看看蓝孔雀。

大学毕业选择工作单位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队文职岗位。我看到全国各地的女高材生投身部队成为文职人员,她们身着孔雀蓝常服,是那么英姿飒爽,这让我羡慕不已。听到我要从军当文职人员,有的亲戚朋友上门来劝我,说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优等生,应该报考一个更适合我的工作岗位。我毅然决然表明态度:“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。”我接着说:“如果我考上了,不仅能穿上孔雀蓝的军装,而且能真正成为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文职干部,多光荣啊。”我的父亲曾于1983年应征入伍,部队驻防于文山州麻栗坡县老山附近,他是一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兵。面对亲友的劝说,父亲站在我这边,他高兴地说:“我的女儿做得对,年轻人就是要去当兵,可以报效国家,好好锻炼自己……”

幸运的是,2024年7月,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武警贵州总队医院录取,当上了一名文职干部,圆了我的孔雀蓝之梦。上班的头一天,在部队医院举办的见面会上,医院领导亲切地说:“既然你们选择了我们,我们同样把你们视为家庭成员。我们共同奋斗,把我们的医院建设发展好。”看着我们这些新兵流露出期待而诚恳的目光,医院领导笑着说:“你们不要有什么担心,不要想到你们是新来的,就不敢大胆工作。你们一定要想到,你们是文职干部,我们希望你们在部队医院的天空中展翅飞翔。”部队领导关怀备至的话,就像云贵高原上一缕灿烂的阳光,温暖着我的心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真切感受到部队医院就是个幸福大家庭。在工作上,我对公文写作或文件处理不熟悉时,院领导会语重心长把手教我;我对医护临床工作不熟时,战友们会热心指导我。在生活上,我也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记得有一次,我患病住院,医院领导和战友们来看望我,关心我,鼓励我,让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,落泪了。

在部队医院有家有亲人的感觉,让我能够安心工作和学习。在初任培训中,我不仅被评为优秀学员,而且写的多篇新闻被多家媒体刊发,其中《白衣执甲 心向迷彩:三名参训文职人员的备考故事》被“中国军网”选用。部队是座熔炉,是锻炼人意志的地方。我想用我的青春和热血,为医院浇灌一份绿,在孔雀蓝上添一抹红。

我的家人听了我在部队医院的成长,他们心里乐开了花。我的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:“女儿啊,我知道你从小就迷恋蓝孔雀,这下你如愿以偿到部队穿上了孔雀蓝常服。你的工作有了起色,爸妈真是替你高兴。你在部队仍要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好好听组织和领导的话。只有把工作干出彩、干出成绩,才对得起咱家几代人的军旅荣光,才能让这份光荣更加闪亮。”父亲的话掷地有声。那一刻,出身军人世家的骄傲与穿上“孔雀蓝”的自豪,在我心中汇成一股炽热的暖流,奔涌不息。

> 小小说

沉重的石头

□ 袁微

石头是白色的石头,白得晶莹,白得透亮,白得耀眼。白色的石头静静地躺在卢喜和卢旺两家的地界交接处,占去卢喜家的几十窝庄稼,也占去卢旺家的几十窝庄稼。

卢喜找到卢旺,说:“哥,那石头一直在地里,影响我们种庄稼,不如炸了吧。”

卢旺说:“兄弟,屁股大个地方,管它呢。”

卢喜说:“几十窝庄稼咧。”

卢旺说:“那几窝庄稼也不值多少钱。”

卢喜说:“哥哎,一年几十窝,十年就几百窝。”

卢旺说:“兄弟,你可真会算账啊,我又不缺那点庄稼,你要炸就炸吧。”

卢旺藏在话里的讥讽像一根带刺的藤条,把卢喜的自尊抽打得伤痕累累。

卢喜在心里说,要不是看在本家的份上尊你一声哥,我要叫你孙子。

卢旺不在乎被石头占了土地而少种的那几十窝庄稼,卢喜也只好咬咬牙装作不在乎了。

石头依旧躺在卢喜和卢旺家的地界交接处,笑看尘世的喜怒哀乐,随风而逝,随雨而逝的岁月并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任何伤心的印记。

忽一日,卢旺找到卢喜,说:“兄弟,那石头憋愣愣地睡在地里,确实是影响我们种庄稼,还是炸了吧。”

卢喜本想说,好啊,哥你终于想通了,可话出口却变成:“哥哎,不就是几十窝庄稼嘛,还不够塞牙缝,值吗?”

卢旺觉得他以前给卢喜的讥讽如今被卢喜加倍还回来了,但他不恼。

卢旺不但不恼,反而很高兴,只是这高兴藏在他心里,藏得很深很深,卢喜一点也看不出来。

卢旺说:“兄弟,哥这次是下了决心的,你不炸哥可炸了?”

卢喜说:“炸吧。”

卢旺说:“这用工的费用嘛,哥不牵扯你,但那炸药钱,你总该出一半吧?有一半石头在你地里咧。”

卢喜说:“是你要炸,又不是我要炸,我出啥钱?”

卢旺说:“兄弟,出一点吧。”

卢喜说:“不出。”

卢旺说:“既然你不出,哥只好独自担着了,谁叫我是你哥呢?不过,以后你可不许说哥的闲话呀。”

卢喜说:“我说你闲话干啥?只要你不算一半炸药钱在我身上。”

卢旺说:“不算。”

卢喜说:“不算就好。”

卢旺最后说:“那,哥真炸了?”

卢喜说:“炸吧。”

卢旺并没有亲自去炸石头,他把石头卖给了一位姓旷的老板。

旷老板随即带着工人来把石头炸了,一车一车,全都拉进了冶炼厂。

卢喜先是看到石头被旷老板拉走,又看到卢旺脸上的笑容,感到了事情的蹊跷。

卢喜找到旷老板,问:“旷老板,那石头是不是你找卢旺买的?”

旷老板说:“这是我跟卢旺之间的事。”

卢喜说:“那石头有一半在我地里。”

旷老板说:“那是卢旺跟你之间的事。”

卢喜从旷老板嘴里没有套出半点风声,便把怨恨转移到卢旺身上。

石头没了,卢旺的地里多了几十窝庄稼,卢喜的地里也多了几十窝庄稼。

卢旺见了卢喜,说:“兄弟哎,你该感激我咧,我把你地里的石头搬走了。”

卢喜说:“感激?哼!”

这“哼”字,从卢喜鼻子里喷出来,重重地砸在卢旺心上,把卢旺脸上的笑容砸得无影无踪。

那以后,卢喜见了卢旺,总是黑着脸。

卢旺见了卢喜,先只是愁着脸,慢慢地也黑着脸了。

时间长了,卢喜和卢旺都感到心里很沉重,他们发觉,那石头其实还在,只是它没有睡在原来的地方,而是睡在了自己的心里。